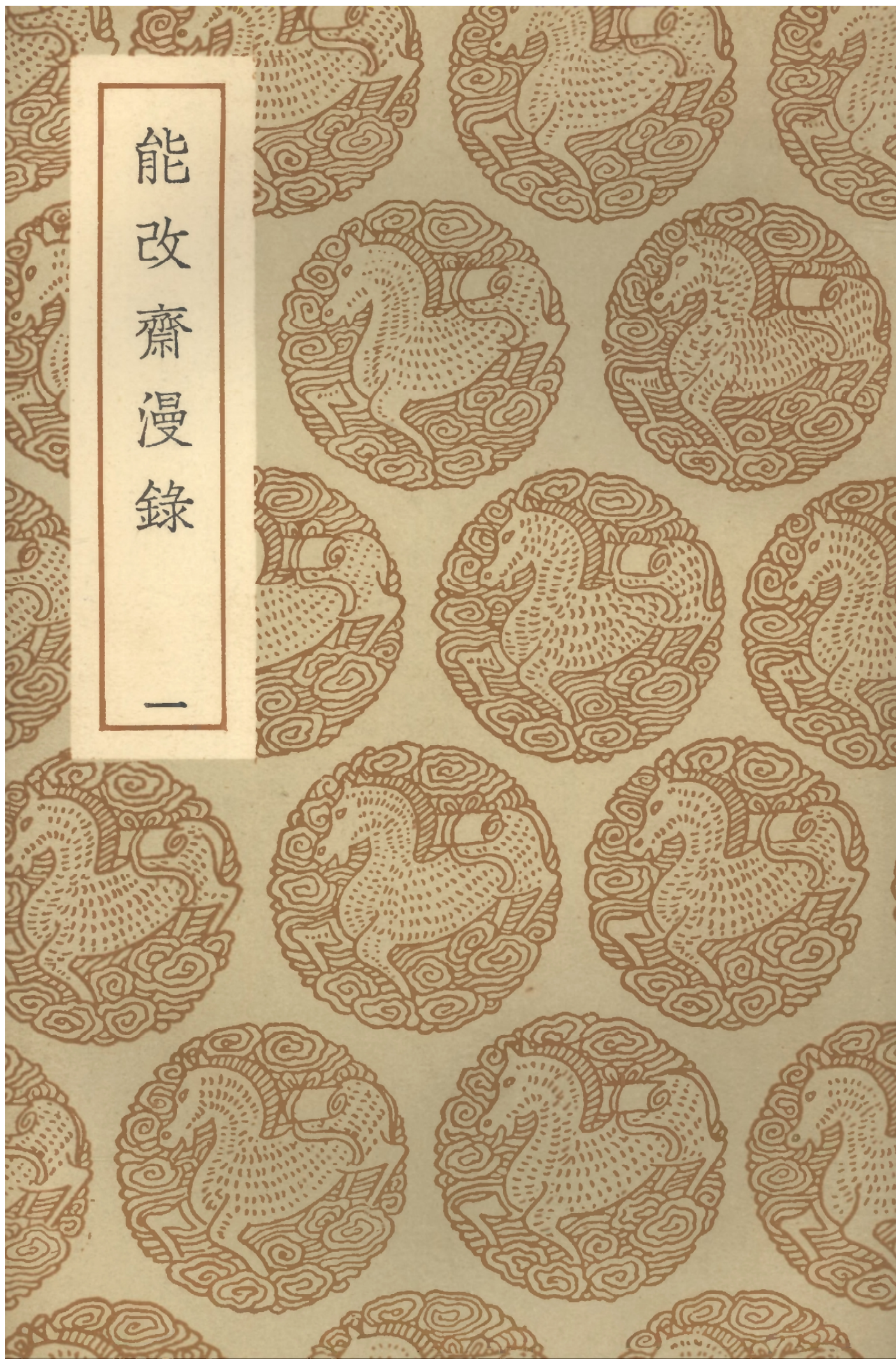


能改齋漫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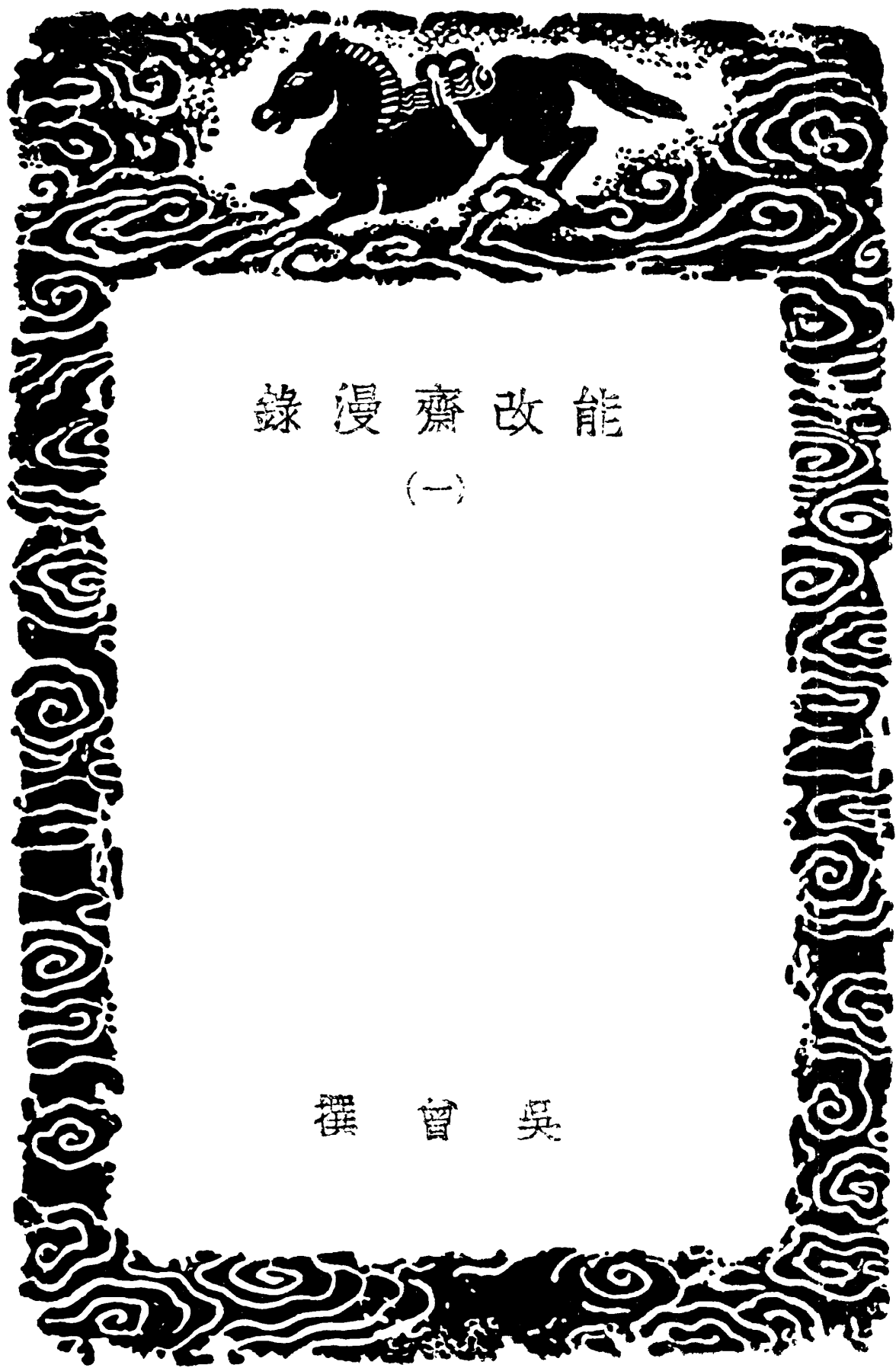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能改齋漫錄

(一)

吳曾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
版叢書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
書皆收有此書守山源出墨海
墨海鈔自四庫與聚珍同源聚
珍在先故據以排印

能改齋漫錄序

吏部吳公會虎臣以胸中萬卷之書。游戲筆端。哀爲此集。往時仇家摘其中有一二不合載事。謂非所宜言。遂闕不傳。然狐裘而羔袖。袖則羔矣。其如裘之美何。今削其不合載者。而存其所不當廢者。刊諸成都郡齋。旣以廣好事之傳。且以誌公之博也。紹熙改元十一月朔。豫章京鏗仲遠書。

能改齋漫錄四庫提要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所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疏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缺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然考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云云。則以當日已無定本矣。是書劉昌時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頗中其失。至以荀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鼈有秦檜詩。亦經載入。則其黨附權奸。昭然可見。特以曾記誦淵博。故諸家考證之文。時多徵引。覽者政當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爾。

能改齋漫錄目錄

卷一

事始

卷二

事始

卷三

辨誤

卷四

辨誤

卷五

辨誤

卷六

事實

卷七

事實

卷八

沿襲

卷九

地理

卷十

議論

卷十一

記詩

卷十二

記事

卷十三

記事

卷十四

記文

龍改齋漫錄 目錄

類對

卷十五

方物

卷十六

樂府

卷十七

樂府

卷十八

神仙鬼怪

能改齋漫錄卷一

宋 吳曾撰

事始

樓羅

黃朝英細素雜記論樓羅云。西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廂。各有聲勢。稍僉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羅兒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爲此說久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蓋不始于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元帝卽位。是歲己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卽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卽位。今據細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爲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宋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案物成熟者。

謂之秋。取擎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案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旣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邪。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荊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脩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廋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論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案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蓋二物可以禦溼。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薏苡。廋詩聊復託芎藭。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鴟夷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鴟夷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劭注。及前漢食貨志顏師古注云。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曰。鴟

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案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爲信己也。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辯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挂壺于門

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或不知其始。案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逮周。未有此禮。戰國時秦王見蘭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案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歲。疑發于此。

膾殘魚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晉寶誌嘗于臺城對梁武帝喫膾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尙有膾殘魚也。予案越王句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膾。聞吳

兵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也。故名膾殘魚。亦曰王餘魚。以是知膾殘魚不始于誌公。又博物志曰。孫權曾以行食膾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膾者。長數寸。大如筋。尙類膾形也。吳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膾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瘡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屯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閉鼻甕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閉。鼻不清亮者爲甕。蓋有所本也。王允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甕。人不知是非爲閉。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隋開皇三年爲工部尙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

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案慎子曰。不聽不明。不能爲王。不聾不聾。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慎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予案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案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懊儂歌。

歡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懷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爲爹

儂歡出于江南風俗。政猶以父爲爹。晉徒我反。南史。武興王憺爲荊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案唐樂府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簫。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旣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案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芻午之義

古文今字言芻午之義。案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芻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然則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怵悼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之怵悼。見陸士衡文賦曰。怵悼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啾嘯。寂靜也。啾嘯與悼。怵音義同。悼。麤老切。怵。閭草切。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案漢馬融長笛賦曰：「渴瀑噴沫，犇遯碭突。」李善注：「碭，徒郎切，以唐爲碭。」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云：「行至土山頭，欬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案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氏傳疏。今宏以爲天子獨稱璽，何哉？又案初學記云：「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柙，長三尺，廣八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則堯時印已名璽矣。」本朝徽宗嘗賜宰臣蔡元長塗金銀鑄公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彊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鹽鼓

鹽鼓。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尙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鼓。古人未有鼓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鼓。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鼓。史記貨殖傳曰。槩麴鹽鼓千合。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筭。蓋秦漢已來。始爲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于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案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爲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爲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案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爲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陸祿音相近。帝嚳旣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爲後。復居火正。而爲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爲火神。可以無疑矣。

羹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羹頡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

郎。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臄肺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案古者羹臠之字音皆爲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闕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糠爲韻。至于不以羹爲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于此。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于楊允恭。太宗命允恭爲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才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卽命允恭爲發運制置使。改擘畫爲制置。

省名禁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爲省中。見漢書。

下見上謂之參

下見上謂之參。蓋始于戰國時也。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則不見也。秦王許之。

試詩賦題示出處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卮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谿石爲硯。至妙也。

奏御劄子稱進止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

糊名考校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尙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禱祠習儀

仁宗時。天子親祠。祠部言周官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鄭康成曰。若肄司徒府而令百官卽祠。所習儀不敬。請徙尙書省。至今循之。

賣坊場河渡

本朝賣坊場河渡。始于熙寧間。荆公建議。然古亦有之。案水經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賜以河津。令其鬻渡。

鄭宋修韻略

互注禮部韻略。敍云。自慶歷間。張希文始以圈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爲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尋又罷云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戡天休爲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爲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封還詞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辭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今考龍川別志。載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獲罪。久之得復入。富鄭公時知制誥。遂國復還國封制。

既下。鄭公繳還辭頭。封命遂寢。唐制爲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已上皆蘇說。蓋唐給事中亦草制耳。蘇偶忘之耶。

禁蕃曲氍毹

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于京城內。不得輒戴氍毹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導駕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後導駕官並朝服結佩。應親祠。除祭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

試辭學兼茂科格制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楊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誠諭如近體誠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奉聖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鞞笏張文節公知白在中書頗重典故時徐奭知制誥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鞞笏張力辭此二事且述舊制謂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能改齋漫錄卷二

事始

宋敏求家報狀皆全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晦日。帝謂侍臣。若當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詔書曰。月既肇于黃鍾。日且臨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卽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製玉魚袋

宋敏求薨後。因討論典故。帝考初製玉魚袋。欲賜荆揚二王。疑非故實。丞相王文恭公召宋公次道諮之。宋曰。案唐六典。親王三品以上。二王後服用紫飾。以玉帶及魚袋皆飾也。文公挾策以進。議遂定。

俗語踏踴

俗語以事之不振者爲踏踴。唐人已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足人踏踴。不肯下錢。

察官不論事

察官不得論事。自常希古始。常蓋元祐間東坡所薦也。

唾面白乾

唐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蓋本尙書大傳大戰篇太公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裝潢子

俗以羅列于前者謂之裝潢子自唐已有此語矣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有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

留守

留守二字案漢外戚呂公傳戚姬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高承事物紀原乃云留守始于唐非也

登聞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紀原著登聞鼓院之始云國朝會要曰鼓院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爲登聞鼓院子案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日歷之始

唐順宗時宰相韋執誼監修國史。奏始令史官撰日歷。此日歷之始也。見通鑑。

增穀價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爲。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予案此策。本唐盧坦爲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旣而米斗價一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三司使之職

國初有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之職。蓋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稱裁旨

近世自鈞旨臺旨而下稱裁旨。案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將帥遙領州鎮

本朝武臣有遙領郡刺史之職。案唐光啓二年二月，王重榮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見通鑑。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案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閒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舉選人充京官

國初自太宗以來，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元年六月，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半，自是年始也。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案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案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于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卻敵，槐影帶重樓。然杜甫已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其一云：花

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豔。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乾笑

世以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案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笑此爲始。

名紙

名紙之始。高承事物紀原云。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禰衡初遊許下。懷一刺。旣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蓋今名紙之制也。則名紙之始。起于漢刺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不然。蓋禰衡傳只言刺。不言名紙。雖名紙爲刺之變。然高說無所據。予案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蓋名紙始見于此。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云。節度本後漢公孫瓚討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邊圉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始自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以上皆高說。予案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祥。祥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

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

起復之禮

高承事物紀原云：起復本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有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說。予案前漢翟方進在喪，旣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夫謂之起復者，就喪起之，復令視事耳。高承無所據，但泛言漢唐而已。故予疏二條，以見其始。

梵音

梵音之始，內典云：陳思王子建遊于魚山，聞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教人效之，得傳于今。西方梵云：唄敢匿耶，本梵音也。

待制

高承事物紀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設官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高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謂永泰時始有待制之所，則非也。何以言之？案唐武后謂員半千曰：久聞

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奉。後與邱悅王勣石抱忠爲宏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分日待制顯福門下。夫武后時。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顯福門下。則待制之所。不始于永泰元年明矣。

墓路稱神道

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矣。襄陽耆舊傳云。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邱。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領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領山爲鹿門山。然歐公集古錄跋尾云。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乃知立碑墓路。而稱以神道。始漢無疑。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必舉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之。卿可覓比例。准之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之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之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卽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舍弟之稱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監司稱職司

本朝官制。由監司而稱職司。如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之類。案隋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唐陸贄曰。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

侍讀

高承事物紀原云。侍讀之始。本唐明皇開元三年七月敕。每讀史籍中有闕。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以上高說。予案南史。宜都王鑑初出閣時。陶宏景爲侍讀。乃知侍讀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筆

天子親劄謂之御筆。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傳云。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書簡用多幅

唐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數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見北夢瑣言。乃知今人書簡務爲多幅。其來久矣。

監司之職

本朝官至運轉判官。提舉常平。謂之監司。案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乃知監司之職。魏晉以來有之矣。

試賦八字韻腳

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僞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冬年賀狀

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其兩句云。應時納祐。與國同休。蓋本于晉何充賀正表云。璇衡運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祐。與天同休。

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

本朝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爲故事。然徽宗朝戊戌榜。嘉王楷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徽宗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人。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是歲。以有官人爲殿魁。以此知有司亦失于契勘也。

以物質錢爲解庫

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然自南朝已如此。案齊陽玠談藪云。有甄彬者。有行業。以一束苧就荊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束中得金五兩云云。

三館可稱學士

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案唐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筆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

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者。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僚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獠

俗以不情者爲搭獠。唐人已有此語。周顥處士答賓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迴鷁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獠。」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尙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當二字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案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匳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傅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一領簞

簞可以言一領。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一頓食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姪娥。

犢控魚尾

犢亦可以稱控，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案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謂時有閔孺，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關節。蓋本于關說也。

銀版

銀笏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獻羅。每擔夫與白金一版。

宗袞

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袞。本謝朓謂謝安爲宗袞。謝詩云。阝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闋爲稱

歌曲以闋爲稱。案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闋。

佛妝

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案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北妝尙黃久矣。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于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云云。見金華子雜編。

二稅起催用周制

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日。至今州縣遵用。案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

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卽時行焉。時王方五六歲。予案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日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牀凳子

牀凳之凳。晉已有此器。世說。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鐙下。乃作此鐙字。今廣韻以鐙爲鞍鐙之鐙。豈古多借字耶。凳。廣韻云。出字林。殆後人所撰耳。廣韻別出一橙字。注云。几橙。其義亦通。

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案世說。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晉時。軍卒已有健兒之稱。

風聞二字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案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納審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納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表文末云屏營

今世表文末云屏營之至屏營二字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徬徨不能監寐而任昉與梁高祖牋亦云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倉廩字

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漢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于邕後也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所主蓋亦異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後見寶華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歷時久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寶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不讀。

俗罵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案唐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給了。

何得又請云云。

俞通用之辭

世俗以俞字不可通用。蓋以堯典有帝曰俞。然揚雄解嘲云。揚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辭也。

親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親事官。自唐已有之。案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親事官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柳渾青李太白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或者以荆公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自公始發之。然唐權德輿已有此體。予案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詩及將軍名詩。不始于權德輿也。

古無隋字

隋字古無之。文帝受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猶後漢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佳也。

邱遲姓

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溫。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余因記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竟不姓左耶。

麋尾

釋藏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看麀所往。隨麀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麀尾拂子。蓋象彼有所指麾故耳。王衍捉玉柄麀尾。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三者以竹木鐵爲之。蓋爪杖也。故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釋流以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痒耶。蓋講僧尙執之。私記節文祝辭于柄。以備忽忘。手執目對。如人之意。凡兩意耳。

八相太常引

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讚。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撥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蓋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臆姿。取菩薩八相緝爲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敕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爲之。元策躬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天王視形

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案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子。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陀羅尼。方二七徧。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至千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于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案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爲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爲大姓家子。爲父供養三寶。父命子傳香。此云行香。僧手中與傳香。今世國忌日尙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爲別矣。案唐會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雖誕節。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爲行香始于後魏江左。非也。

寺立觀音像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祝之。乃開。卽見

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生日祝壽始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爲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檜。旣瘳。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爲壽。始見于此。

閒人有忙事

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案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圖經百合一條。引張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並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余案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臙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以是知圖經論藥。尙不能如原叔。

打撲

打撲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皆使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耶。

鶻突

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案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塗。自注云。讀爲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姜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

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諡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盛喜中不許人物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荅人簡。案列子。宋元君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丞相稱相公

丞相稱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

阿誰

傳燈錄。宗風嗣阿誰。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停待。亦俗語也。愍懷傳。陛下停待。

飲席酌酒之始

飲席酹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間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碗。咄咄而出。不相識。泊卽席。說于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于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古無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說。予案丈人之義。本于易以妻父爲丈人。又本于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無丈人之名。

能改齋漫錄卷三

辨誤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疑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寶萃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案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疑之。予案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運。其誤久矣。予又案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辛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鄖音云。則員不當音。

韻略不收答簪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簪。漁服總曰校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答簪。全獨而保生。能學鰲鰈。保宗而全家。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簪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徒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簪。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鬪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名溷甲乙膽寫失句讀止作獨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鬪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傳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若字兩音

蘭若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案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披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千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于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余以千字非是蓋酈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冬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千爲無據

乾鵲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唯王荊公以爲虔字意見于鵲之彊彊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先物以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鴉鵲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也。故蔡條西清詩話。以爲案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余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耳。王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搯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搯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案考異云。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案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以相贈。

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案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潯凡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案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案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以爲

章草之變。錯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鑒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搗。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案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祛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非一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元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果是故蜀王侍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邱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豐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皇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案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翱樛蒺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反。

不識撐犁孤塗字

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後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于是曠然發悟。以上皆元晏說。及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尙靡識于撐犁。枚皋屬文。徒率成于骹骹。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緗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撐犁事爲恨。蓋渠未嘗讀元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犁事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詩而不知。尙慚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在何書。

束脩義

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以爲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以爲贄爾。余案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爲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說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案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爲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旣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案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案吳越春秋乃云日夕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乃知施字卽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曰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乃知逆施可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嘗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案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榦盤峙二三百物也卽揚雄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余案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指此後左思譏之已失三輔黃圖以爲槐之根榦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慎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青皮也。

女壻乘龍

潘子真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延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真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旣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唐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叡松窗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辭。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博鵝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博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案太白

集有懷古王右軍詩云。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埽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案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予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荅鄱陽客詩。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君知。以子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疑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麕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放麕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麕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斲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顰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顰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

滅燭翠眉顰。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詩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鷗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閒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間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乞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砭砭之與美玉。然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荅長安丞裴說詩。有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匡父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蘭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盡作切對。案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藥爲藥。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直疑少陵覓。未解柳州憎。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盃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盃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案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方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卽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唯賢琴詩。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子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緇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鴈詩

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官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畏溫耳。故雖有司案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

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荅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尙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荅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案莊子書。子杞、子輿、子桑、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

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夫燧。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案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卽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慙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羊方謬上廣守詩。鱷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黃金臺

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唐時李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脈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中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玉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幕。案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盡。諸人彊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承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王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世皆以吹笛則梅花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予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耶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釃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冲吳都賦云。吳鉤越棘。純

鉤滿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懽驚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筆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夜涼且曰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尙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尙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山谷外集更有嘖嘖雀引雛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冊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清順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礧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猶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

吳令君但遣糟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草別疏薄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璿。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璿嘗戴研紗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出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纓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案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收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崇政殿說書

王荆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案傳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邪。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譌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索郎。蓋語譌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遜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閒。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勤。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

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撈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駟僮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予攷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則以牙爲牙。唐已然矣。畫短爲牙。畫長爲牙。

太宗鵠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鵠死懷中。余攷劉禹錫佳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鵠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攷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案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勇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綠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攷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沈鎗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閒。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金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攷今本乃云。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檉柳二字不同。檉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檉柳則二物矣。然樹樹亦差勝對對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捆載而往。垂橐而歸。今攷管子。乃是垂橐而入。捆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莫敖爲宰。注。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太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古云。令。善也。釋名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臯錄荆公詩。窗明雨不借。楊淨一箋。篠。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攷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攷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邪。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閼。蓋對雲臥爲親切耳。余攷二家之說。皆非。

是薛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攷南史梁何徹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徵君鴻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鰓皆不得真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鶴。卽鶴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鱣。鮪之鱣。知然反。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餘。安有鶴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鰓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鰓字。孫卿云。魚鼈鰓鱣。韓非說范。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鰓。其來久矣。杜少陵云。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案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望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鰓。皆不得其真也。

淇竹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菉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竹王芻。郭璞注云。菉蓐草也。今呼爲鴟白腳草。或云卽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蕭。蕭音扁。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亦作筍。音竹。韓詩作蔞音篤。亦云蔞蕭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菉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文之棄也。陸璣字从玉。旁非士衡。余案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蕭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案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从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新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天子旣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撻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顏師古注曰。積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撻也。今觀此。則淇水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撻。歌亦云積林竹兮撻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荊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攷之耳。余攷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二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

之名古有。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案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製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構杌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栞之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載。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萬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爾。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鍾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鍾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鍾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何者。案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注曰。東。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又案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璽上隱起蟠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紐五龍盤。秦滅傳漢。曆王莽。爲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嘗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受。號稱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攷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而祇在襄國。慕容皝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攷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

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攷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鑒相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攷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撫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爲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案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撫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案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塵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有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瘡痍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祿山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邪。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案唐書。張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邪。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長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鄖。爲湖南鹽鐵判官。涓之子浩。爲仁化令。浩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邪。王彥輔不攷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余案敕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音赤。說者曰。誠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尙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勅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勅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勅。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

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字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秉政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一，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發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案魏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爲宋攷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攷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以爲餽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說吹簫賣餽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餽。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攷功全篇。予見攷功全篇，蓋攷功未嘗使餽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攷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途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仝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餽。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餽字者仝期所作。況二

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七真。錫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案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尙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薨。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細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處。各留二寺。節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尙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曰。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予攷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乃梁適也。清話云。梁

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灝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日。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於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閒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案二說。知晉宋閒。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臺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壠。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溫公所爲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

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蔭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飢饉誰與論。竟爲時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遣兒女汗。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又唐潘遠紀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上。因事誅之。臨刑問復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攷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宥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攷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

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勘之。帝令自盡。憲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出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案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閔林蘊。泉山銘敍。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邕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尙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襟。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覩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敍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倬撰唐登科記。嘗試攷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鏊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棱爲首。歐陽詹第三。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敍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攷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淡。以詩題於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云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乃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行。巨額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案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甲。蹂踐於明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攷之。尊拳當作老

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攷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又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罹人則疾。名曰獠。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案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衣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巢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案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澤。注。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鷦鷯。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道元水經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正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然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案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然則旣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邪。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其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內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岑之土也。土則復西岑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案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攷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案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

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也，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於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予案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案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蔡字耳。隸書改作，遂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米也。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蔡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故音爲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則王觀國之見雷同以蔡爲蔡，不可不辨。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案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案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冑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旣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夾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案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鬪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鬪。其利害不在於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案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能改齋漫錄卷五

藝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案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案琴集曰。大胡

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與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案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主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案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約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案舊文使字作峯。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案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

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濟翁以孛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李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飴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飴之也。趙岐曰：飴，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飴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續撰者。案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𠵽鹽。百口之家，百人𠵽鹽。此𠵽字與飴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概論也。廣韻乃以𠵽音火夾切，息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敍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媯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

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敍篇。余嘗攷之。若敍篇以郭璞王逸爲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爲得。案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案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有三妃爲正。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攷之。張本非也。予案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魑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魑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魑頭露紒。章懷注云。魑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

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魁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魁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魁椎魁一音。紒髻結亦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颶風

離騷曰。溢颶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颶風之颶颶。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颶。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颶。注曰。曾。高風也。二謝以颶爲風。何邪。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案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邪。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

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單驥。然予案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謂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旣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邪。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鹽也。予案古今文士用鹽字。無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邪。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本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於

蓮勺鹵中。注如瀆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又案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然則鹹薄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瀆鹵是也。瀆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鹵亦作鹽。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攷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嬙。嬙乃禁中婦官耳。案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是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然則應解以嬙爲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嬙字。何邪。

黃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案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析。唐趙嘏廣之爲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攷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鶻鶻鹽改爲白鶻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鶻鹽改爲神鶻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中呂商時號雙調。神雀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也。予又案張芸叟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鹽。終曰四朵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旣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

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案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旣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尙存。野史本言州人龍袞所撰。或得其真。今沆傳以祖景洪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案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敍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尙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於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

以僧孺肄業於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於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於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案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案淮南

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於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案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案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案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邪。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衰旺老病死墓絕胎養。配

於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於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已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爲一耳。嘗攷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

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劍有外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攷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尙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邪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墮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案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閒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淮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譌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尙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禱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乃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譌，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攷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糊，以尺丈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攷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於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邪？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攷之。予於打字得之矣。

眞宗未嘗耕耤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真宗勲德曰東祀耕藉賜酺真宗朝未嘗耕藉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占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諾皋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乃還著人中人不可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

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諸臬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櫛櫛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淒。過堪今時櫛櫛子。釋名云。櫛櫛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櫛櫛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嘔蹙奈此何。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誡諸高明。熱行宜見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嘔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嗒嗒吟何多。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訶。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櫛櫛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訶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諸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邪。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藉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案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戰國策荊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悆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悆。武成大怒。大加

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筭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旣勝於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格及國史補遺李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溪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宏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苹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宏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乃作此箇字。因知箇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拒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潦。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旣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雪不收新息。陽生

過京索與萼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案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主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邪。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攷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茗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案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

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予案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辯。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案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顚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案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已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漸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

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讓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鷄雞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乎。梅望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於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案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爲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公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州。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所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攷五代史補。偶忘馮氏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也。

閱閱

漢朱博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閤。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予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閱。積日曰閱。今

晉義以爲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案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蟇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蝕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云。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案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邪。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條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祇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唯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

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真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而未知出於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邪。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謂嘗攷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攷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審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景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尙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

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案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田叫噪官蝦蟇。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卿嬾真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攷徐堅敍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尙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尙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啓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案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案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嬌嬈。從今改正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案卻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真云。文潞公慶歷閒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郟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愈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與陶穀使江南者略相

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案上林賦。仁頻檳榔。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如甘蔗。音賓。恐韓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璨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王右軍蘭亭真蹟。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於豫章。以上蔣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欄衫烏鞞。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案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狎。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齊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僧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託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然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邪。更俟識者。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未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敍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瑑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琬章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閣欲凌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其誤甚明。

諡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棄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諡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諡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無飲羽之理。余案墨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踰血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梁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案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魚胎也。審如張說。則石髮生於水中。

迴雁峯

衡州有迴雁峯。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案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新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攷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乃閱也。易。窺其戶。閱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

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蓀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兆非熊。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案六韜史記：非龍非鵬，非虎非熊，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方立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案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邪？紹興閒，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真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興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真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

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於名字之間邪。以上皆洪說。予案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此邪。

能改齋漫錄卷六

事實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蓀。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敍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

槎頭縮項鰣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鰣。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鰣。美人聘金錯。纖手膾紅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鰣。案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及見曾繹云。皆非也。爾雅云。樛謂之涔。樛音岑。孫炎釋云。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樛。襄陽俗謂魚樛爲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也。予以杜曾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鰣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鰣。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鰣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

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贈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騶裏。官研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宣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抗士。屢犯芻蕘。

士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案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抱胥臺露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傅元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慶。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閣立本之下。余乃

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句。

艦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艦子。案揚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謂之舸。艦。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艦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艦。則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沲潭陲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當是潭陲。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噉。春光潭陲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陲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陲一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注曰。潭沲。隨波之貌。沲。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言勝昆明池。旣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間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間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

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余以爲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積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暝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案越絕書。越王取綽鉤。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往觀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有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爲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洒之。名黏雨。案陸雲喜霽賦曰。戢流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沈泥。雲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云。想君登舊樹。重喜埽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案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其言露頂。

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

高春下春

淮南子曰。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連音是謂下春。乃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櫂折桃花水。風橫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騶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湓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

之邪。

張平叔賊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日。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鞠於憲司。吏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賊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曰。囚張平叔。繫於別圖。遂窮竟其失官錢四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邪。

月隨灰而暈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闕。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略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

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辭也。案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案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封韓國公。故杜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筩。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霄。王建宮辭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銜金瓦雪漓漓。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鵲鵲膏

爾雅注。鵲鵲似鳬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苜蓿葉。劒瑩鵲鵲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凌鵲鵲。銛鋒瑩鵲鵲。又大食刀歌云。鑄錯碧翬鵲鵲膏。銛鏐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晈。日初出曰旭。日昃曰晡。日溫曰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晡。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

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爲賦。立成其辭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張儀引廚人曰。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閣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玉戶金鋪。門首也。璇題玉英。題頭也。椶櫚之頭。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自玉戶起至相屬也止。當另爲一條。因有脫文。以致誤連耳。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璆玖。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尊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蓴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效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教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案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教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縵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弦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弦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鱗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湓弓弩已斷之弦刀劒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鱗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真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

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案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繫轆轤。庾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彊半在銀牀。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元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泝沿隨桂楫，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浮蟻

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下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對此事也。

龍鳳膏爲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瀉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魚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時空。案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以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騫爲證非也余案王子年記堯時有巨查浮於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徧知別鄉苦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云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微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

滿壁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蓋杜有山水障歌云聞君埽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短轅車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轅車。長柄塵尾。案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轅。行山者欲長轅。短轅則利。長轅則安。短轅者。短轅也。蓋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案田俅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開日五色。丕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綯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案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具諸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案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綠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綠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傅元西都賦云。綠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

習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踰躐皆著襪。翻身搖頸欲落地。卻住把烟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唐書音訓曰。尋橦。盧會山名。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予案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案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釐面請雪恥。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楊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踰花門。

錦繒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繒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閒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

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雙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鬪疊阿誰高。案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語。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雙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善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棲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緩尋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尙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蒼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蓋推賦而云也。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荅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

書舊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卽事詩，嘗敘其事。晏詩曰：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殘。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謂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卽事詩，見又元集。

太液池網索

元微之詩：紫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郎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歇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鸞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霈紫泥封者，爲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山峻，晨趨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右銀臺。陟降丹塗密，論思武帳開。欲談當世務，元藉軼羣才。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花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爲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集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尙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荊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霄有眞骨。恥飲滂池津。送覃二判官詩云。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毬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辭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遊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案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

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无咎。略云。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調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修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蓬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橐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作。

漢陂

唐元澄撰秦京雜記。載漢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漢陂行及鄠縣源大宴漢陂詩。廣韻五旨。美字下有漢字。注云。漢陂在京兆鄠縣。工部二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有異國。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畫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知。蓋謂東坡嘗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撥刺跋刺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案撥刺兩字。張衡思元賦云。彎威弧之撥刺兮。射蟠冢之封狼。注曰。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聲而非魚也。惟李太白用意與杜子美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雙鰓呀呷。鰓鰓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爲跋。

金柅園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作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陵集有胥口卽事六言詩。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荻。共君作箇生涯。注。作去音。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並子賀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信記云。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薦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碁詩。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案世說。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碁爲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爲會戲。然唐杜陽編云。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碁子。此又何邪。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烏鬼。因悟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意。沈存中以烏鬼爲鷓鴣。不知又何所據也。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詩云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案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爲汗應劭云汗音干舊唐書地里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阪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余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爲虬也余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

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余逃世。於此忘形。歐公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畱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畱殘

周庾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畱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畱殘。出此。

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畱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爲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鐵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鐵馬汗常趨者。昭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蓋用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木上座

東坡詩。畱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案慧日至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於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蒼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案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脅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案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案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案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案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

堪事之效也。案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闕門銀榜

杜詩。曲江翠幕排銀榜。案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鉤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州。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

響山前。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鉞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攷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案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貸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李淑最爲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案唐松陵集載皮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長相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郡有鶴料符案。不知宋偶忘此何邪。

絃管作離聲

歐陽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爲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案錢希白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語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肇曰聞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此堂中借緋幕二條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蓋候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巽祭儀以鬼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邪

輓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輓語本法華經又以輓語一云言詞柔輓

能改齋漫錄卷七

事實

摩頂致踵

孟子摩頂放踵。蓋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類。見李善文選注。

腹腴

杜子美徧勸腹腴。愧少年。本禮記冬右腴夏右鰭。鄭氏曰。腴腹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鍊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蕭湘。拖鍊師當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案後魏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輒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爲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眉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案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字從系。

麻鞋見天子

王叔弼穀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屨。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屨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予案史記龜策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案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蔭移而授天下。又劉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蔭。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於服繹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樹蔭不移。堯卽知舜。

賑濟賑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案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

今字書止云賑言其富蓋言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

潘子真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千文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予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夜黃倚歌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鴨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邪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爲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尙未知出處後得館中本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名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曰。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謂是又爲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鷖。其鼠爲鼯。郭璞注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鷖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予案倦游雜錄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鮒。洎鮒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真。燒之。尙作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漸久而土凝爲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案鄺氏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疑杜詩或用是。今備載於此。以俟識者。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羣特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云。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案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

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縑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來久矣。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蓋用齊虞炎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弱枝聚朱仲李

王彥輔塵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聚。房陵朱仲之李。善以爲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聚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聚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案王子年本傳。子年隱於東陽。石季龍之末。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召不起。以晉史攷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閒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岳未及見。必矣。而彥輔以爲用其事。何邪。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聚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止見於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邪。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聚有七種。其一弱

枝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案班固漢武故事。並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化。靈爲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牆。俦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俦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俦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後世用俦倪。皆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詩云。罽毼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故杜子美詩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溝塍合。山色遙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莊子。雖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俦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垣之環城。傳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於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嫫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牆也。陴堞俦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俦倪。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

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偓故鄉詩云：塞雁已侵池籩宿，宮鴟猶戀女牆啼。此學長卿也。

不夜城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之句。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山魃一足

廣異記云：山魃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叫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彥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案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稊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

炊紅鮮似霞散。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梨詩云。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朱櫻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弈棋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趙岐注曰。弈。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又注云。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弈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案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曰。弈。圍棋也。楊雄方言曰。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弈。故說文弈從収。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楊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案周語。景王

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預注曰。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詞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案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

倚撫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倚撫諸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案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李善引說文曰。倚。偏引也。張銑注曰。倚。偏撫拾。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蓋退之所用。實本此也。

然倚一字。子建蓋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倚之。杜預注曰：倚，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倚之。師古注曰：倚，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短綌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洪慶善辨曰：案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粢糲。音義引方言：短，複襦。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說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謂之短綌。荀子作豎褐。注云：童豎之褐。漢書云：短褐不全。注云：短，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蓋襜褕短者，謂之短綌，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余未之見也。以上皆洪說。余案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張銑注曰：短褐，麤衣也。韋昭曰：短爲短，短，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旣以短爲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爲短，則短褐之爲長短之短，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短褐，惟選不然。短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余案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洪蓋取大戴之意耳。

么麼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洪慶善曰。麼。亡果切。么麼。細小貌。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余案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然洪以細小兼論么麼。非矣。鶚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蘄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蘄兮鳥華翼。非也。余案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禾黍之蠲蠲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蘄。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蘄漸二字不同。何也。蘄。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蠲。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居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杙也。予曰。非也。此蓋從韻略所注。案陸德明音義。是古黠反。爾雅曰。棖。謂之楔。疏曰。棖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棖。謂柵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棖。鄭氏注曰。棖。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居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坳端。止謂堂角端。而非居也。予案齊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

薪吹耳。聲類作屨。或又作居。然則居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楔闌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爲杙。非也。蓋杙者。楔也。楔者。闌也。退之。不應重用楔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挾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衣裳。蓋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誣。蓋荆公用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第。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彊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靄翊三台。嵇阮襟情管樂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勳在。卻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酊。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荆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爲對邪。況荆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屨屨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屨屨。吹當作炊。煮之炊。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屨屨作薪以

爲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華海賦曰。燿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何邪。無乃與東坡之說悟邪。予又案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換。鄭康成曰。畔換。猶跋扈也。跋與跋字通。故西京賦。

睢盱拔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罷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畔換。今本詩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畔換。韋昭曰。跋扈也。

彎碣臨碕

王荊公彎碣詩云。石梁茅屋有彎碣。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案左太沖吳都賦。左稱彎碣。右號臨碕。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彎碣臨碕。閭闔名。李周翰注曰。彎碣臨碕。皆險峻也。三注不同。何邪。

明駝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駝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西陽雜俎謂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臥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案朝野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駝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駝。李氏明駝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詩。田父嗟膠漆。爲潼關棄甲也。左傳。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權。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荊公詩。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蘖媒蝎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蘖其短。孟康注。媒。酒醪。蘖。麴。謂釀成其罪。蓋齊人名麴餅爲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云。抑自爲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語。予案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櫓

干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櫓。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韋昭曰。櫓。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

歸。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卽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案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分雙賜筆。案漢官儀。尙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案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鵬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爲棋局敲針作釣鉤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棋。又云：穉子敲針作釣鉤。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鉤。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人篇曰：繁穠旣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雨絕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停。心中結。蓋用晉潘岳哀詩云：漼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慙直。不隨。

世俗於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同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魯記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魯爲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並自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蘇頌傳。所載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句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案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稚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稚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玠談藪。

要路律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蓋用古詩。何事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蓋用虞世南侍宴應詔詩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案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皐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云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綏。匹行貌。案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於家室。我都攸冒。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綏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蓋用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關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賁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祕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案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得正。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案李密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以謝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以上皆蔡說。予案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尙遠。而黑風吹海。蓋東坡博極羣書。兼用乎此。政如雪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兼用南史。但不道鹽耳。故事也。

龍尾道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遷副樞。未行。遂勾出知虔州。有詩云。乍亂龍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塔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賈公談錄。公旣出而旭亦罷。其謝到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況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衢人也。

沈著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蓋謂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鵲尾爐。案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詳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爲先驅。

觀者如堵牆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筍行

杜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案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眞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眞珠。又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西陽雜俎。謂

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多，焚之。之事爲證，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經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爲烏程令。注云：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嘯喈

柳子厚答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嘯喈。案魏公子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嘯喈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喈，聲也。左傳：行扈喈喈。喈，又音子夜切。廣雅曰：喈喈，鳴也。漢光武贊：喈曰：亦用此字。嘯，廣韻云：嘯，噴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案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蟆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案龜策傳：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案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

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沿牒

顏延之詩云。測恩躋愉逸。沿牒僭浮賤。注云。沿牒。隨牒也。予案王衍曰。隨牒推移。遠至於此。

鎚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鎚塵染素衣。予案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鎚。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榷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潏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案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瞰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案左傳芊尹蓋對曰。廢日共積。一日遷次。杜注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皋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案吳郡圖經續記云。皋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皋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啓云。紫詔疏恩。白雲登秩。孫逖作裴敦復刑部尙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案左氏傳。郟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雲詩也。劉禹錫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攜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案唐僖宗光啓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荊公詩。靜占寬間五百弓。又詩。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案唐西域記云。失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曰古聖王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爲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度。乃至虱蟻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折。折卽歸空。故曰極微。

揚雄反騷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爲初。或謂始祖爲鼻祖者。其義如此。

周顒宅作阿蘭若

王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案顒傳云。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邪。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共二十六人。自羲之至袁嶠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二篇。郗曇至王渙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一篇。而孫綽爲之後序。

叢竹當封瀟洒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非斥此邪。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洒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鐘。苾芻過盡法堂空。移牀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璫動晚風。案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鐺上音狼。下音當。大鐺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鐺三公腳。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顏所引銀鐺。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以銀鐺爲鈴鐸。而非鐺也。子蒼博極羣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

公家魯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案楊脩荅臨淄侯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荊公荅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案楊脩荅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啓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鴈先謝。

衆心回春柏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內翰吳弁。正仲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衆迎堂再至。柏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竈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壁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

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壁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卽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壁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窰塔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豫章詩肉食傾人如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詩云盤渦與岸迴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磨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修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前作賦聲摩空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隤許慎曰隤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蓋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陝茶馬連茶抵陝蜀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呂陶以爲言司馬丞相建遣戶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皆云一筆句斷歸來作從官旣堂辭黃云容

到彼親看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爲利。蓮茶爲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爲便。故詩云。兩猾論兵幾敗國。蓋此爲王中正俞允作也。

廬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宮。復侍太宗。出亭亭敍謝。

咄嗟咄嗟

宋景文公筆記。蜀云。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咄。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嗟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說。余案孫楚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宋爲是。而劉爲非。

金盤玉盃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廚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遙有竹篾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篾。將錢出行。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故杜子美望嶽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僧爲上人

唐詩多以僧爲上人。如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案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必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麓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真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案而合服。褒案方合鍊。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惜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於己酉。還下秣陵。某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詩云。八字山頭雁。武昌江上魚。

明窗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案古嵩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真。含

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注云。狀若明窗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窗塵。服之灌入三丹田中。卽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絕倫。其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余案畫斷云。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皋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皆爲上上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淒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厓飯。未詳其義。余案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絕粒。又案本草圖經云。方書言松爲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七鬣者。今據圖經。粒字當作鬣。訛爲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此真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按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徧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轍潞公語也。

心跡雙清

杜詩。心跡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余案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揚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賜葛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蓋孔穉圭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於投不在德案班固弈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駟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案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歸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謳吟。鼓腋而笑。

叩檻出魚鼃

東坡詩。叩檻出魚鼃。詩取一笑粲。案柳子厚河間傳云。遂入禮隄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

酒盡臥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雋瓶屢臥。趙夔注云。歐陽詩。不覺長瓶臥。趙夔注云。張籍詩。酒盡臥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於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猶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讌詩。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遠。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

